

在朝霞里

洪 洋 等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

在 朝 霞 里

洪 洋 等著

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
1960年•武汉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反映一九五九年工业大跃进的一个短篇小说集。收在集子里的八篇作品，描繪了工业繼續大跃进的新面貌，歌頌了工业战线上的許多新人新事新气象，表現了工人們在大跃进中的冲天干劲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質的成长。

在 朝 霞 里

洪 洋等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）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新出字第1号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737×1092毫米 32开 印张·50,000字

1960年3月第1版

1960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,000

統一书号：T10106·414

定 价：(8) 0.24元

目 录

平爐浪花	姜安宪 1
竞 赛	徐楚清 7
高爐女电焊工	达 人 17
师与徒	李建綱 24
老架工	郑 石 32
我的老伴	張一弓 41
一顆螺絲帽的誕生	于 工 53
在朝霞里	洪 洋 68

平爐浪花

姜安完

江新河師傅聽說領導上決定調他的組去支援平爐，他喜的比老婆給他生個胖兒子還高興，兩眼眯成綫，嘴巴合不攏，露出一口白牙齒。他想：得趕緊把這個喜事告訴伙計們，也讓他們高興高興。還在二號高爐建爐正緊的時候，他們已經向往着平爐，他們是高爐的保姆。對高爐是夠愛的了，但他們愛平爐之心，又勝於愛高爐，因為一號平爐是煉鋼的头生子啊！很久向往着的事今天實現了，怎麼不高興呢？他匆忙的奔走相告，一会儿全小組歡喜若狂，急性子的人已先自個跑到平爐現場去察看施工條件，也有的人埋頭整理工具，看來是要大干一場。

平爐工地的領導和每個徒工，對江新河小組的來臨，無不表示歡迎，因為都曉得江新河小組在一、二號高爐大戰中的聲譽。今天他們參加平爐施工，一定能起很大作用，所以一來領導上就將最艱巨的關鍵工程——吊裝行車梁的任務交給他們干，但是，這一決定在背地里卻引起了一場風波。有幾位老師傅在一邊窺窺私語：“咳！領導上真瞧不起人，人家剛來就將吊車梁的任務交給他們干，把咱們擠在一邊啃骨頭。”

另一个调皮鬼在一边讽刺：“咱们生来耍‘抱子’的命，塔式吊这玩艺，莫说使唤它，走近点就吓的慌。”

“得啦！得啦！有啥了不起，两年前他立个‘抱子’还得来请我指点哩！就是在高炉耍了几天大东西，现在就香啦，洗脸盆里长豆芽，谁还不知道根底，伙计们，咱们在平炉好好干，专和他们比量、比量，他吊十钩，咱们就干它十二钩，给他们点名堂看看。”这是一位组长说的，话里听得出含有几分傲气。

这些冷言冷语都被江新河小组的人听到了。晚上，王师傅憋不住这股子闷气，就冲着组长直言道：“江师傅，我们来平炉是支援他们，你听他们说的这些话，能算友好吗？”

“哎哟！老王呵！你听他们这些干吗？他说他的，咱们该怎么干，还怎么干，你忘记来时党支书咋嘱咐的？我们是红旗单位，又是红旗小组，处处要谦虚谨慎，千万不能骄傲，搞好关系要紧——”江师傅把“紧”字拖的很长，很认真地重复着党支书的这番话，老王听了，心里虽仍没平静，但暂时把这股火气压下去了。

初来这几天，一来是施工情况摸的不熟，二来是和别小组的关系搞得也不太和气，虽没动大争执，但总没有象在原单位时班组之间你我不分的那股协作劲儿。所以活倒是干的也挺顺利，但大家心境总是不大舒畅。

在生活的激流里，总是不平静的，一个风波平息，新的浪花又起。

七月二十三日，指挥所李经理（他是党委派到现场具体指挥施工的）传达了党委关于反右倾，鼓干劲，大战八、九

月，爭取三季度滿堂紅的号召，并說明了上两句計劃完成的很不好，还有50%的任务要在月底这几天来突击完成。要爭取三季度滿堂紅，必須確保七月份計劃超額完成。

这一動員就象在火焰上添汽油，本来大家干劲就很高，又这么一加油，劳动的火焰燃燒得更旺了。工地“英雄比武牌”上，即刻出現了几張鮮紅的战表，有一張上面写着：“右傾要反掉，干劲要鼓高，超过江新河，誓把紅旗夺。”有董广恒小组写的，有倪世偉小组写的，一場早就在偷偷进行着的、你追我赶的竞赛开始了。

七月下旬的最后几天，平爐工地进入了激战阶段，指揮所的两大間寬敞的办公室日夜拥挤不堪，工段长、材料人員、測量人員，出出进进川流不息。隔窗眺望，那密密麻麻的鋼鉄大結構，一片酣战的人群，上下左右处处弧光耀眼，鋼梁上的铆接工人发出的风掣雷鳴般的吼声，淹沒了一切声浪。入夜以后，又是一个灯的世界。那塔式吊上装的几个探照灯，猛一看去，犹如几个月亮悬在空間，投下的数道强烈的光柱，把大地映得金光灿灿。这就是全国人民所关切的平爐工地。

在前些日子，由于材料、設備制作供应不上的关系，使得平爐工程非常被动，動員好的部队，无法投入战斗，师傅們个个急的跳，叫喊着沒活干閑的手心发痒。領導只好向大家解釋：只要材料供应情况稍一好轉，就組織突击战。

最近铆焊厂把平爐构件基本上制作完成，經過突击运输，总算具备了大战一場的基本条件。工人看到这些，內心里欢喜得象久旱的农民，盼来了充足的雨水，真是心花怒放了。

指揮所李經理，他对这些景象，并未显得十分喜悦，他

又陷入了新的沉思，他想：总党委决定十、一出鋼，目前安装任务这么大，单凭这班人馬是不能行的，要定期完成任务实在困难，必須得請支援力量。

第二天，党委采取了一項措施：决定从一队抽两个最干練的鉗工小組支援平爐，就这样江新河、王臣烈两个小組，滿載着二号高爐的荣誉，又轉战到平爐了。

七月三十日下午，董广恒师傅正在为吊装吊車梁作难，这是平爐工程中比較难吊的大构件，它重四十三吨，呈“丁”字形，安装前必須先把构件翻个过。但由于繩扣拴的不当，整翻了三个多小时也沒翻过来。他两眼恶狠狠地死盯着这个龐然大物，豆大的汗珠劈头盖臉往下滴落，一种好胜心理折磨着他。“这一鈎四十三吨，吊上去就可以創造吊装最高紀錄，也好讓旁人看看董广恒小組并不是熊包。偏偏这鬼东西一点也不服手。”他想到这些觉得現在還沒把它翻过来，会給自己带来奇耻大辱。忽然觉得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，轉头一看是江新河师傅。

“董师傅，你們休息吧，我們接班来了。”

董师傅感到江新河来的很突然，忙扯开衣袖看表：“还差十多分鐘哩！”

“你們干白班，天气炎热，够累啦！提前几分鐘換班算啥，快休息吧。”董师傅想到十几分鐘反正干不出什么名堂，也就同意了。但表情很沮丧，头也沒抬就走了。

这个构件翻不过来的原因，江新河早就看出来，本想上前指点，又知道董广恒小組自尊心很强，怕引起不好的反映，只好作罢。但又想到爭取時間要紧，于是想出了个两全

其美的法子——提前換班。

接班后，他們首先改變繩扣的地方，經過了一陣緊張的忙碌，構件終於翻過來了。正準備吊裝，工長阻住了，決定他們今晚不要裝吊車梁，給平台倒運材料。這下子可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滿，覺得這是工長有意影響他們競賽，或者干脆說，阻礙他們先進。江師傅也有點想不通，但當他們從隊長那里了解到，如果今晚不給平台倒料，明天王臣烈小組就得窩工。放棄行車梁的吊裝，是為別人創造施工條件，這時大家就心甘情願了。

等第二天江新河小組又來接班時，“英雄比武牌”上又增貼了一張紅艷艷的紅紙，大家還以為又是誰找他們挑戰呢？走近一看，原來是黨總支給董廣恒小組送的喜報。上面寫着：“三十五分鐘吊裝了四十三噸的吊車梁，創造了最高紀錄，趕過了江新河，……”有人在一邊議論，說這是因為昨晚上別的小組給他們作好了一切吊裝準備工作，不然不會這樣快。江新河師傅看後臉上顯出愉快的微笑，這是一個滿意的微笑，里面沒含任何別的成份，光榮雖記在別人名下，但他內心里卻享受了這份榮譽。

晚上江新河小組干劲更增三分。這是完成七月份計劃的最後幾小時，能否超額就要看他們的了，他們也決心再創新的成績，來和董廣恒小組競賽。工長決定他們吊裝三十九噸的鋼柱子，這是破天荒第一次決定晚間吊這樣大的構件，要按照以前的吊裝方法須要墊五層枕木，時間須一個台班。可是他們現在的情況是枕木沒有一根，時間已是九點，吊裝完不允許超過十二點，怎麼辦？他們召開了“諸葛亮”會，提出

了一种新的“空中旋轉吊裝法”，并把他們的方案和工程師、塔式吊車司機共同研究。後來各方面都同意了他們的方案，結果創造了二小時另十分鐘完成了柱子的吊裝任務。

拂曉前“英雄比武牌”上又增添了一張紅艷艷的喜報。是黨總支給江新河小組送的，並把它和董廣恒小組的喜報貼在一起，讓它們在絢麗的紅日照耀下，相互爭艷，各放異彩。

一九五九年八月十日夜

竞 赛

徐 楚 清

一

高爐安装工程进入了全面施工的高潮，工地上热火朝天地在搞竞赛。

上班以前，王德明照例要繞过“比武台”去看看前两班的冷却壁安装纪录。老远，“比武台”上的紅色箭头升得老高，标志着中班和夜班都装到了二十块，王德明一看，心里砰砰直跳，心想：“刚刚向师傅挑了战，得赶快赶上去呀！咱们搞白班作业，工作条件好，老停在八块冷却壁的关口上，还行呀？简直是丢人！”他没敢在“比武台”前久留，扭转头就往高爐上面冲。一跨上爐台，迎面正好碰上了他师傅李全根。老李头是个火爆性子的人，见面就嚷：“小王，安装第二层时，要注意罗！有两块冷却壁蛇形管头发现裂纹，必須吊出高爐掉換新的。另外，你們用挺杆还没得到法，还要……。”王德明心里早就有些不耐烦了，他根本没把师傅的話听进耳里。他觉得师傅太罗索了，不管当人背人总是好摆出指揮的口吻，現在都是班长嘛，縱然不平起平坐，也要考虑人家在群众中的威信。越想心里越不自在，不禁自言自語地說：“哼！硬就硬到底，話也說出去了，斗智比武嘛，还講什么师傅徒弟。”他

的臉色很难看，猛头猛脑就鑽进了出鉄口。

李全根师傅見他神情不对头，連忙返身鑽进出鉄口，开口就說：“小王，不要忙着接班，来，我装一块冷却壁給你看。”

“交班吧！师傅，我們能赶上你的。”王德明口气肯定，态度生硬的說。

“能赶上就好，可你們昨天把挺杆也使反了，这样，咋能提高效率？还是来学一学我們的操作方法吧！”李全根一面說一面热情地动手操作起来。但他看到王德明漫不經心的样子，心里也涌起了一陣莫明的难过……。

王德明是李全根的得意徒弟，七年来的师徒关系，使他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一九五三年，王德明进安装公司时，还只有十六岁，他是一个孤儿，解放前就死掉了父母，扔下他一个人走南闖北，混过了苦难的童年。解放后他象找到了亲娘似地找到了归宿。那年他进了生产教养院，在手工劳动中还讀了两年書，一九五三年才由生产教养院介紹到安装公司来。当时，这个不惹人注目的小徒工，李全根却一眼看上了。寒来暑往，春去夏来，李全根象关心自己的儿子一样地关心他，照顧他的生活，教导他的技术。王德明呢？也在一年一年的变，他长大了，一副寬肩闊背，濃眉大眼，个子还要比师傅高过头哩。他从前是个三天不說两句話的孩子，現在他不但能单独处理工作，还能在大庭广众的会場中发表議論。但，他却有个任性和好胜的倔脾气，有时，师傅还要迁就迁就。不过，他接受任务，总是那么坚决有信心，再困难的活也要闖个七进七出。这点，师傅从心里更喜欢他了。这

次安装队伍扩大，人员改组，领导上决定提拔王德明当安装班长，李全根高兴之余，心里也曾捉摸过：这孩子还年轻哪！……可进一步想，孩子哪能不离娘呢？让他去闯一闯也好，反正还在一个工段里，早不见晚见，以后随时可以帮助他……。安装冷却壁时，工段决定搞三班作业，正好王德明和李全根各当一班。想不到王德明突然派人下来了战表：>

“决战冷却壁，
全力创奇迹，
师徒搞竞赛，
坚决比高低！”

李全根接到这张战表后，反复地看了三遍，爽朗地笑了：“小鬼，敢在‘太岁头上动土’了，有种！”

“有什么种？简直是吹牛！”李全根抬头一看，见是班里的“小钢炮”何远生，他是王德明的死对头，也是他的小徒弟。

“你将来能跟我挑战，我照样加倍的欢喜。能主动提出来比，是个好事，互相促进嘛！对吧？”

“只怕他不是诚心促进吧！他的眼睛早长到额骨顶啦！”何远生不满地在一旁叨咕着。

的确，王德明当了班长以后，有点高傲自大起来，学习不是以前那样虚心了。很少来跟师傅谈心，好象跟师傅的感情逐渐在淡漠，在疏远。

这一切，李全根全记在心里，他没有立即反驳何远生，可心里却想的很多……。

这一天，王德明这个班干得格外欢畅，一口气就安装了二十块冷却壁，眼看马上就要超过以上两班了。躺在爐缸里面的两块蛇形管头有裂紋的冷却壁，就要动手安装了，王德明顿时躊躇起来：吊出高爐調換吧，就要停止安装，創不了新纪录。順手安下去吧，师傅知道了又会挑毛病。时间多么重要啊！他分析了这两块冷却壁的情况，并不是象师傅所說的那么严重，这点裂紋，只不过是表皮损伤，反正卡在爐皮中間，外面把垫板堵死，燒上电焊，誰也看不出来，就是試压也不致于漏水。这是分秒必爭的时候呀，他以班长的权力，作了果断的决定：“繼續安装！”突然平台后面冲出一个毛头小伙子，他是班內有名的“百事管”周金海，不管王德明是否乐意，劈头就嚷：“班长，这两块冷却壁不能装，李师傅已囑咐三次了。”

“他凭什么阻擋我們，河水犯不着井水。各有各的打算，他还不是……。”

“別那么說吧！人家对国家負責。”

“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毛病，出了問題我負全責，干吧！時間要紧……。”

这一天，王德明班果真安装了三十二块冷却壁。班內充滿了欢笑声，唯有周金海悶在一旁不时用眼光扫射那成排当中的两块冷却壁。

正在这时，李全根忽然在高爐里面出現了。原来，下班时他沒有回宿舍，在工棚里随意一躺就睡熟了。忽地听到广

播器里高声在念着快板：

“安装早班王德明，
創造奇迹真惊人，
安完二十五块冷却壁，
还在乘胜往前进……。”

李全根被这声音惊醒，順手看了一下手表，还只下午两点，离中班接班还有两个鐘头。心想：“好家伙，王德明真有两下子，他咋样創造了这高纪录？”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翻身爬起就往高爐奔去。鑽进出鉄口，只見高爐內圈果然安装一大排冷却壁，心里正在暗自贊賞。忽然周金海猛力推了他一下，开口就說：“李师傅，我們班长叫我們把那两块冷却壁也安上了。”

李全根一听这话，猛然一惊，顿时面色大变，轉喜为怒，眼睛瞪的大大的，逼着王德明問道：“誰叫你这样干的？在隐蔽工程上投机玩巧，就是犯罪！懂吧！犯罪！”

“师傅，犯什么罪呀！我已經仔細檢查过了。”

“哼！仔細檢查，你不要捏着鼻子哄眼睛，蛇形管头的裂紋哪里去了？高爐的寿命就要送在你們这帮人的手上。”李全根气得几乎要跳起来。

“现在是‘班长自檢，挂牌負責’，用不着別人操心……。沒想想拆卸两块冷却壁，比安装三十块还困难。”

“明知这样，你为啥一定要安？你們非給我拆掉不可！”

“就是不拆，看哪个敢把我抬去求雨？”

“好哇！想不到你是这样……。”

“不管咋样，进度太快，就是惹人眼睛红。”

“呸：你竟说出这种话来，王德明，七年来，今天我才算真正看清了你，可耻的个人主义……”李全根满腔愤怒，踉踉跄跄地跨出了高炉。

三

李全根跨下了高炉脚手架，心里象灌了铅一样的沉重，两条腿软绵绵地，不知应该往哪里走去。在高炉脚下，他沉默地仰着头，目不转睛地望着炉身，又顺着炉身移向炉顶，移向炉顶上面那一望无际的蓝天。天色蓝得起了釉，象一面透明的镜子，紧紧地笼罩着高炉工地。虽然是下午三点多钟了，七月的太阳还喷着强烈的火焰，炙得人的背脊隐隐发痛。他背对着西斜的炎阳，似乎没有丝毫不适感觉，只是不住地在脸上擦着汗珠，他不甘心这样甩手就走，应该坚持原则拆下来……。

正要返身跨上高炉时，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喊住了他：“老李头，徒弟创造了新纪录，光荣啦！你这个老师傅，更要加把子劲罗！”

李全根回头见是党支部书记张义诚，心里千头万绪，喉咙里象卡住了一根麦芒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最后，终于豁出了一句话：“我可承担不了这份光荣，象这样的人……”

“怎么，师徒俩闹别扭了？”张书记惊愕地问。

“他……他不顾质量！”李全根肚里的话象一股潮水要往外涌，可是嘴巴怎么也不听使唤。

張書記是很了解这个老工人的，他是个对党忠心耿耿的人，十年来从没出过一次廢品，一向把質量看得比生命还貴重。王德明呢？这个青年人工作热情頂高，进步也很快，怎么发展到不顧質量？

“老李头，这里声音嘈杂，太阳又毒，咱們到办公室去好好扯扯！”張書記說完，两人肩并肩地向党支部办公室走去。

这是一間背向高爐的蘆席棚，張义誠和李全根正在亲切地交談着。

“張書記！你看，王德明多蛮橫，啥道理都听不进去了，眼里还有什么組織，师傅？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。这还行哪？”李全根說着，气又上来了。

“是呀！他这样做是違反劳动紀律的。”張書記严肃地接着說：“仅仅生气有什么用？教育人是一项最困难最复杂的工作，咱們是在为祖国的工业建設培养接班人哩！”

“七年来我对得起王德明，我尽到了一个师傅应有的責任！”

“不一定吧！师傅对徒弟要象园丁对花木一样地精心細致。园丁不仅要給花木的水份，养料，还要剪枝、接木、压条……，才能长出良好的花果。师傅不仅要关心徒弟的生活，教授徒弟的技术，更重要的还要严格地要求徒弟思想上的进步……。”

“那……！”

“是的。現在，王德明已經成了一个象样的技术工人，但是，他的思想也在变化啊！明知他有点任性，你不批評反而姑息，明知他在驕傲，你不批判反而迁就，他已經在走弯路